

武田信玄

[日] 新田次郎 著

风林火山



日本战国群雄系列 典藏版

下

③ 火之卷

④ 山之卷

武

田

风林火山

信

玄

[日]

新田次郎

著

黄远河译

日本战国群雄系列 典藏版

下

③火之卷

④山之卷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武田信玄

风

林

火

山

火之卷◎

信虎使者

信玄回到躑躅崎城馆后，未解戎装便立即接见了北条氏康的使者——大导寺义继。

大导寺义继首先祝贺信玄川中岛大会战告捷，紧接着转达了氏康的意思。

“越军在川中岛损失惨重，一时不能进击关东。此刻，正是合力将敌人逐出关东的大好时机。”

意思是向上杉政虎出兵，趁越军尚未进入关东之前，先行抢攻垂涎已久的关东诸城。

“他的意思，是率兵越过关口，进攻关东？”

“是的。只要北条军和武田军携手合作，进攻上野，必定所向无敌。”

“所向无敌……”

大导寺注意着信玄的反应。这一次，他把武田军放在前面。

“是的。只要武田军和北条军同心协力，不出两个月，必能平定关东。”

信玄并没有立即回答。越军虽然在川中岛大会战中遭到重创，但是甲斐军的损失也不小。为了收容伤兵，信玄正在甲信领内的温泉紧急增设温泉浴室。若在此时再次出兵，必定遭人怨恨。

“甲斐军虽然大胜，但您当然还有您的顾虑。不过，机会难得，希望能权衡利弊轻重。”

信玄看着大导寺义继。此人思维真是敏捷，竟然能洞悉他的心事。千万不能大意！

“我刚从战场归来，无法立即答复。烦劳转告氏康公，就说我会在数日之内派遣使者前往。”

“数日之内？”

“就说两三天之内吧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敬候佳音。”

信玄瞥了大导寺一眼。从大导寺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北条氏康。

次日，召开军事会议。信玄原以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必定会各持己见，孰知竟然无人反对出兵关东。

“反正早晚要越过碓冰岭，不如就趁现在试一试吧。”马场民部说道。

冨富兵部表示：“出兵上野，显示我武田军之军威。”

太郎义信的意见更为激进：“干脆一口气攻向厩桥城，拿下上杉。”

信玄以询问的眼神看着逍遥轩。逍遥轩还是一副“战争与我何干”的沉默态度。

逍遥轩武田信廉（信纲）这个人，不仅在军事会议上，就连平日里也毫无表情，别人几乎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。他能诗善画，却从不为战争、政治等烦事操心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他非将才。如有需要，他仍然能坐镇指挥，有大将之风。川中岛大会战中，他便是奉信玄之命，奋勇作战。敌军一度追至身边，他依旧泰然自若地在马上指挥。

“你认为呢？”信玄问道逍遥轩。

弟弟信繁战死之后，如今只有逍遥轩信廉可以倚赖。但是，在军事会议上，逍遥轩极少开口，信玄不免又催促起来。

“越过碓冰岭、进入上野之后，就能看得到富士山吗？”

这和军事会议有什么关系？部将们全都看着逍遥轩。逍遥轩和信玄长得很像。同一父母所生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。但是，为何两人在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呢？部将们看看信玄，再看看逍遥轩。

“进入上野，还要登高山才能看见富士……这和出兵上野有什么关系？”信玄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得见富士，甲斐军必胜；不见富士，唯有苦战。”

好深奥的话。

“这次的川中岛大会战，没有看到富士山，不也战胜了吗？”

“但是，你失去了信繁。”逍遥轩舒了舒筋骨，“出兵上野，我反对；前往，我赞成。”

信玄问出兵和前往有何不同？

“前往，是慢慢地去，再回来。出兵，是前去作战。”逍遥轩回答道。

部将们强忍住笑声。慢慢地去，再回来，这是什么话嘛。

只有一个人笑出了声——穴山信君（后来的穴山梅雪）。去年穴山信友去世之后，信君便继承其位，在这次的川中岛会战中，曾率领千余骑兵出

战。穴山家和武田家之间有着深浓的血缘关系。穴山家几乎代代都和武田家结亲。信君的母亲，是信虎的次女；信君的正室，是信玄的女儿。其家世，堪与武田家并立。但是，在军事会议上纵声大笑，也未免太大意了。信君时年二十七岁，是在座部将中最年轻的一位。

信君的笑声引来部将们的目光。

“信君，你倒说说看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信玄问道。

“因为逍遥轩公的‘慢慢地去，再回来’的确好笑。战争期间，偶尔来个‘慢慢地去，再回来’也不错啊。”

“不！作战绝不可掉以轻心。岂可慢慢地打仗！进入上野，就得取下一两座城。”太郎义信不赞成信君所言。

一般而言，出兵上野，并非一定得奏凯而归。正当上杉和北条相争之际，是否介入其中，捞一些好处，尚无具体方案。眼前的问题是，如何应对北条要求出兵之事。逍遥轩的这一番趣言，获得了大部分部将的认同。

“我想，就到此结束吧。”信玄扫视了一下众部将，“我决定十月底出兵上野，以没有参加这次川中岛会战的人为主。”

信玄似乎了解了“慢慢出兵”的意思。

十月底，甲信军三千人朝碓冰岭出发。小田原方面，北条氏康、氏政父子率军前往上野。十一月五日，甲信军三千人抵达轻井泽。甲信军曾经到过岭口，但从未越过岭口，进入上野国。岭口之外，一向是个未知的世界。

轻井泽贞光率领六名骑兵来到信玄营中，自愿担任向导之职。

甲信军的旗帜遍布碓冰岭对面。进攻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即使是慢慢行进，也必须格外谨慎。

碓冰岭没有敌军守备。

“箕轮城主长野信浓守业正，于上个月病死。其子业成（也有人记载为业盛），还年少。”轻井泽贞光向信玄报告。

“城内无人守备吗？”

“箕轮城内约有两百名英勇之士，其中十一人尤其勇猛，他们是上泉伊势守秀纲（后神阴流之祖）、多比良守友、高山满重、白仓左卫门宗任、上田又次郎政广、仓贺野淡路守照时、和田业繁、和田兵部介、后闲信纯、长根左马介、大户丰后守。据说，个个可以以一当十，劝降不易。”

信玄想了一下。

“围城呢？”

轻井泽贞光低头沉思，并未回答。

“仓贺野城方面呢？”

“仓贺野城有仓贺野手下三百人镇守，固若金汤，兵粮充足。但和箕轮城比较起来，只是个小城。”

轻井泽贞光似乎有意进攻仓贺野城。

“明天我们越过碓冰岭，一举攻下箕轮城。甲信军宁可和强敌作战。”信玄似乎是在喃喃自语。

若是平日，信玄绝不可能在轻井泽贞光面前泄露如此重大的战略方针。待贞光退下之后，铁富三郎兵卫忧心忡忡地提醒信玄。

“别担心，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轻井泽贞光这个人对箕轮城似乎十分了解，难免有通敌之嫌。严密监视他的行动。住在国境的土豪富绅，经常没有坚定的立场，为了生存，往往两边都赔笑脸。”

信玄所言果真不假。

当夜，轻井泽贞光派使者前往箕轮城。

情报传来：“从昨夜开始，箕轮城加紧戒备。米粮频频运入城内。”

信玄听后，笑了笑。

次日，甲信军越过碓冰岭。站在岭顶，可见南方有一奇峰——妙义山。

“国家有变，山形亦变。”信玄说道。

越过山顶后，望见榛名山。

箕轮城位于榛名山山脚，但是此刻烟雾弥漫，视线模糊。

有三千士兵的甲信联军在前后举起旗帜，穿过街道，朝上野平原行进。虽然心无战意，但身处敌境，不能不防备随时可能遭受的攻击。逍遥轩所说的“慢慢地去，再回来”，当然不可能。在漫长的行军途中，必然会有狙击兵躲在草丛中，以洋枪瞄准信玄。军队出发时，信玄的影子替身便扮演起信玄的角色。

信玄的军队，并没有朝箕轮城进发，只是四处看看，探察城池的守备。信玄对各部队发出不得扰民的严令。看到三千大军突然越岭而来，以为战事一触即发而准备逃亡的乡民，见甲信军军纪严明，也就停止了逃亡。

甲信军有辎重队相随。

傍晚，各部队向辎重队领取粮食之后，各自分宿民家。旧历十一月，也就是现在的十二月，是不宜露营的。

一如往日，信玄颁布了向乡民征用物资必须付钱的命令。营地的篝火，烧了一夜。

十一月七日，甲信军包围仓贺野城。北条氏康也在此时率军围攻上野国。上杉方面的部将，成田长康、佐野昌纲、小山、小田等，陆续投靠北条。十二月，上杉政虎率领三千兵马进入关东，死守厩桥城。

得知上杉政虎进入关东之后，武田军和北条军都退出关东。此时，信浓已在武田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没有必要和上杉政虎发生冲突。北条和武田占尽了称霸关东的地理优势，即便不和上杉军正面作战，关东也将被北条和武田所瓜分。

信玄回到古府中不久，便发起烧来。他在上州受了风寒。老侍医立木仙元在两年前去世，由御宿监物代侍医一职。御宿监物曾从立木仙元处得知信玄的身体状况，担心他发烧会导致肺癆。接二连三的作战使他身体疲劳，若再次引发肺癆就糟了。

“主公，您绝对要静养。养身必先静心。另外，您必须进行志磨温泉浴。”

“又是温泉浴？”

信玄一脸的厌恶。他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。平定信浓之后，还有东海道。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他由东海道直进京都的计划。

“再怎么不愿意，您还是得静养。如果病情恶化，那可是后悔莫及。”御宿监物竭力劝说道。他也向铁富三郎兵卫报告了信玄的病况。

“热度持续不退。早上较低，下午就升高，有一点像肺癆的症状。”

铁富三郎兵卫召集重臣讨论，决定劝信玄去志磨温泉。为了防止消息外泄，便在信玄的卧室安排替身，并让替身时不时骑马巡视，表示信玄仍在古府中。只有极少人知道信玄在养病。

永禄五年三月，传来上杉政虎取将军义辉的辉字、改名为辉虎的消息。

信玄在志磨温泉得知后表示：“顶着有名无实的将军的名字，有什么意思？名字改来改去的，说不定马上又要换掉了。”

信玄把上杉政虎的“政”字改为“辉”之后，用两条线画去上杉辉虎这四个字。上杉辉虎已经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了。

五月，上杉辉虎带着幽灵公方即关白近卫前嗣、前管领上杉宪政，回到越后。

古河有着关东诸将拥戴的足利藤氏，再加上关白近卫前嗣和上杉宪政纠纷不断，因此上杉辉虎知道关东诸将绝不可能接受关白前嗣为公方，于是他带着前嗣回到越后。古河公方似乎非足利藤氏莫属。

“辉虎不得不放弃关白前嗣了。”信玄说道。

上杉辉虎身为关东管领，如果关东诸将漠视前嗣，就等于不把关东管领放在眼里。如此一来，想拉关东诸将对抗北条和武田联军之事根本不可行。

信玄得知辉虎携前嗣回越后的消息之后，并未放下心来，还有许多的事要解决。

四月，饫富三郎兵卫来到志磨温泉。

“有个女人前来拜访主公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“她自称是松平的使者。”

饫富三郎兵卫问信玄是否接见。

在饫富三郎兵卫的宅前，女子身着参拜服，要求面见信玄。

家臣询问来意时，她表示：“我有重要事情想直接面见饫富三郎兵卫公。”说完，她将行李搁在地上。

见她身着参拜服，不是什么坏女人，家臣便替她传了话。她自称是三河松平的使者。家臣要求出示证明时，她表示只能呈给信玄。她受命拜访饫富三郎兵卫，而非踞躅崎城馆。家臣检查她携带的物品，发现拄杖中暗藏一把小刀，立即报告了上去。三郎兵卫心想，或许这名女子是位忍者。

三郎兵卫思考片刻之后，命女眷检查女子身上是否确实没有携带武器，然后便乘轿一起来到志磨温泉。

“主公以为如何？”三郎兵卫问道。

“好吧，叫她进来。”

信玄似乎毫无警戒之心。三郎兵卫提醒信玄曾受大井信广之女多津刺杀之事，当时驹井高白斋以身替死。他要信玄提高警觉，以防不测。

“请屏退左右。”那女子说道。很显然，她所要说的，连三郎兵卫也不能知道。

“没有关系，三郎兵卫不是外人。”

但是，那女子朱唇紧闭，似乎若有三郎兵卫在场，便决意不说出只字片语。这名女子大概十七八岁吧，既非美人也非丑女。只见她全身紧绷，凛然不可侵犯。她完全以任务为首要之事，忘了自己的女儿身。

“三郎兵卫，你先回避一下。”

拗不过她执着的眼神，信玄只得让三郎兵卫退到隔壁房间。

“我不是松平的使者，我是信虎公的使者阿茜。”

说完，她左手掩口，右手入口拔出白齿，用怀纸擦干净，取出藏在里面的纸片。这个东西，竟然是用骨头磨出白齿形状、里面凿空的义齿。信玄从未见过此种藏匿东西的方式，自然是惊异万分。

纸片上盖有信虎的印鉴，证明了她是信虎的使者。

“虽然有这张纸片，但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以口述传信。”说完之后，阿茜以低沉有力的声音开始转述信虎的口信。

“得知川中岛会战奏捷，欣喜之情，犹若己胜。谅越军今后不敢思犯信

浓。于此，余有一议欲报。阻越后，进骏河。今川之主今川氏真，乃一愚夫，臣下亦无能者，不足为虑。若率甲信军进出骏河，骏河便在股掌之间。然，今川、武田、北条之三国同盟，若一日不破，西上之举，便遥遥无期。望早做决定。又，今川氏真似对你有所怀疑，并蠢信织田信长乃受山本勘助之言，征讨今川义元。今川氏真亦闻，今川义元之从军僧权阿弥，于临死前对僧友宗阿弥，数说山本勘助。真相如何，尚不可知。但今川氏真怀疑武田之事不假，从今川义元死后，便对余设下重重警戒之事，足以证明。阿茜，乃吾人之友，志村右近和五月之子。其余事项，可径问阿茜。”

阿茜至此停住。这就是信虎的口信。

信玄询问阿茜的身世。天文十年（1541年），信虎被长子晴信放逐到骏河时的随从人员志村右近，就是阿茜的父亲，五月则是志村的妻子。

“志村右近还好吗？”

“家父于去年亡故。家母改侍信虎。当时，信虎身边有三十多名侍仆，现在男女总数减至十人。”

信玄心中暗骂氏真这个老匹夫。信虎每年的生活费并不少，氏真竟敢减少他的侍仆。信玄真想质问氏真。

“家父身体可好？”

阿茜说信虎每天早上吃三碗饭，下午一定会去骑马，身体状况极佳。算一算信虎的年龄，该有六十九岁了。这把年纪还能每天骑马，真令人佩服。

“晚上有人照顾他吗？”

阿茜似乎听出话里的含义，只见她红着脸，低声回答“有”。

六十九岁的信虎还有女人侍候，这令信玄十分惊讶。同时，他发现羞红脸的阿茜也挺可爱的。

“是谁教你在拄杖中藏小刀，在义齿内夹密函？”

“是一位伊贺人士，名叫小岛孚城。信虎公要我学忍术。”

仍想称霸天下的信虎，仿佛就在信玄眼前。父亲信虎一定是想让阿茜当忍者，才叫她学习忍术的。

“你说你学过忍术，如果父亲要你取下我的首级，你能吗？”

信玄对这位女忍者产生了兴趣。

“不可能。忍者若能任意摘取首级，那么，所有大将将在一日之内失去他们的首级。忍者，只不过是行动轻巧敏捷罢了。”她谦虚地回答道。

“麻烦转告家父，就说我自有打算。”说完，信玄击掌唤来饫富三郎兵卫，告知他阿茜不是松平家康的使者，而是父亲信虎派来的。

“好好招待她。”

饯富三郎兵卫把阿茜带回府中。次日，阿茜离开时，身后多了三名跟踪者，为了证实阿茜是否真的是信虎的使者。分布在骏河的谍报机关，相继报告阿茜为信虎传话之事。此外，信玄对信虎随从减少以外之事展开调查。

阿茜究竟是信虎派来的，还是氏真、北条或松平的人呢？推测无用，唯有速速派人跟踪。

数日后，传来报告。阿茜是信虎的忍者。信虎的随从人员，确实只剩十人。另外，信虎身边早晚都有一名十六岁的女子随侍在侧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信玄叹了一口气。

信虎离开骏河

永禄五年（1562年）。甲州盆地的秋栌红如火焰。信玄的身体恢复得很快。经过将近一年的休养，他比去年秋天刚从川中岛战毕归来时胖了许多。

但是，他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每当午后，他仍然会发低烧。

“再休养两三年，一定可以完全康复。何不再多待一阵子？”侍医御宿监物希望信玄能够专心休养。

“我当然也希望如此。但是，生在战国，也只有认命了。如果我卧病在床的消息传出去，甲、信二国必定会遭邻国侵犯。”

不仅是侍医御宿监物，连每天前来报告的饯富三郎兵卫也一再劝说。

“这怎么是卧病在床呢？您还是和过去一样指挥着大军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，在志磨温泉享受自己的生活。”

“可是，我在这里养病的事情一旦传了出去，总是不好。”

“这一点，请您放心，古府中安排了替身。我来这里，是以探望在这里泡温泉的母亲为名。家母因为身体不适，也在此泡温泉。连她也不知道您在这里。”

信玄来到志磨温泉之后，饯富三郎兵卫表示志磨的温泉能治疗腰腿酸痛，便把母亲送来这里。于是，饯富三郎兵卫每日前来志磨温泉，表面上是为了探望母亲以表孝心。

除了重臣之外，所有部将都不知道信玄在志磨温泉养病之事。

信玄照例出席每月一两次的军政会议，有些重臣因而认为信玄已经康复。

军政会议大部分在早上举行，且时间不超过一刻。重臣们事前对议题已有充分的讨论，因而节省了许多时间。

“北条公派来使者。” 妖富三郎兵卫递上一封书信。

“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大概是催促出兵上野。”

还没有拆阅书信，信玄就已经猜到内容了。速速看完之后，他把信递给妖富三郎兵卫，说道：“给他回信，就说我知道了。”

“莫非您……”

“你们会让我出门吗？放心，我会留在这里的。让替身代替我去，全军就交给逍遥轩指挥。虽然他沉默寡言，但是在关键时候还是颇有分寸的。上野一两个小城，有他就足够应付了。对了，上次派出的望月甚八郎的先遣队，情况如何？”

信玄想知道结果。

这是信玄安排出兵上野的事前策略。九月初，他让望月甚八郎率领一千兵马，越过碓冰岭，进入西上野，收割快要秋收的稻田，结果惹来民怨。虽然只割了一两町步的稻谷，但是那些自家稻田被收割的百姓怎会沉默？！他们纷纷向箕轮城主和仓贺野城主要求逐出望月军。

望月队等待着，等着箕轮城、仓贺野城中的兵将出城决一死战。届时可以先行撤退，再反过来一举歼灭；或是在他们出城时实施包围，攻击城池。

可是箕轮城和仓贺野城各个城门紧闭，似乎无意出击。他们大概担心出城时遭到甲信伏兵的袭击。

“看来此计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” 三郎兵卫说道。

“没想到这么难缠。” 信玄喃喃自语。

信玄过去不曾使用此种战法，因为他认为此诱敌之法效果不大。他相信这些地方不久将成为自己的领土，如果破坏当地农作物，恐遭百姓怨恨。

但是，信玄在越过碓冰岭进攻关东时，却采取了此种战略。信玄原本对关东并无太大的野心，他的目的是出东海道西上。因此，首先必须掌握信浓，巩固后方，充实人力与物力。

他拉拢北条进攻上野，是为削弱越后的力量，牵制上杉辉虎，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关东管领，并以此向信浓炫耀一番。基于此，信玄才采取抢收对方稻田、激其出战之法。

“此法的目的，原本只是在激怒敌人。如果敌方将领理智冷静，此种策略就失去了作用。” 信玄自言自语似的说道，“从这一点看来，他们似乎打算死守城池，等待越军的救援部队。和这些人作战，恐怕会损失许多兵马。”

信玄看出了西上野诸城主的拒战策略。

十月，信玄在踞躅崎城馆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出兵西上野之事。

“我认为应该兵分两路，一路攻取箕轮城，另一路进攻仓贺野城。此

外，也可以看看谁先攻下城池。”

“不，分散兵力是不智之举。照常理来说，应该先攻箕轮城，再取仓贺野城。”

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谁想到在讨论进攻方式的时候，还会这般节外生枝。信玄依然如往常般保持沉默。约过了一刻，信玄说话了。

“拿笔来。”

侍臣立即端来笔墨盒和卷纸。

信玄将笔蘸足墨，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，用笔圈起武藏国的松山城，再从碓冰岭经过箕轮、仓贺野附近，一笔画向松山城。

他不理会上野的箕轮、仓贺野等小城，打算一举攻入武藏的要冲——松山城。

部将们鸦雀无声。

“箕轮城、仓贺野城等小城，日后不攻自破。若要进关东一战，唯有攻下武藏国，才能显示我甲信军的气势。逍遥轩为统帅，你们要当我也在阵中般行事。松山城并非轻易可以拿下之城，攻下它可能需要三四个月。松山城危急，上杉辉虎就会出面。届时，不可应战。无论发生什么状况，一定要撤退，不可迎战。在座每一个人都要牢记在心。”

信玄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最后在太郎义信的脸上停下，“义信，你明白吗？”

逍遥轩武田信廉代表大家，回答道：“谨遵主公令谕。”

是年十一月，甲信军一行一万五千人，越过碓冰岭，进入上野，分别派出两千人对付箕轮城和仓贺野城，其余的一万一千人的主力军，则自安中口一路南下，包围武藏国的松山城。就在甲信军到达的同时，北条军也依约抵达。

松山城位于丘陵之上，西侧是荒川的支流市川，整个丘陵像一个自然城，大致位于现在埼玉县东松山市东松山车站的东面两公里处。

此城固若金汤。扇谷上杉朝定被北条氏纲逐出河越城时，便是死守此城。城主是上杉宪政最小的儿子——上杉宪胜。勇将难波田弹正也在城内。

甲信军进入关东的核心地区时感慨万千。从东朝南望去，只见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。好一片关东平原啊！

“这里没有石头。”甲信士兵握着田里的土，高声喊道。

“是真的！土里面没有石头。”

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自有农耕以来，除去田里的石头，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。田里面应该有石头的啊。但是，关东地区为黏土层所覆盖，土里没

有石头。这对甲、信两国的士兵而言，是不可思议的。

攻击松山城的部署已经确定了。从城南朝西，也就是甲信军从面对市川的方向进攻，北条的一万大军则取道城东。

战争在寒风刺骨的十一月展开。

甲信军利用强劲的西风，向城内投射火箭，焚烧了端曲轮（城中的防御工事）的一两座建筑物。但是，攻击范围有限。敌军缩小守备圈，坚守城池。

城内守兵三千，由五百名士兵守夜。

此城地形险要。纵使能越过市川，但是险峭的断崖仅能供数人攀登。东侧多沼泽地，过去仍是红土断崖。只有少数部队能够行动。北方是以“吉见百穴”著称的高丘，丘后有沟渠，再过去又是断崖。

北条军首先开始填埋沟渠，甲信军则着手崩落西侧的部分断崖。攻城战由修建土木工程开始。城的四周被层层包围，蚂蚁也无法通行。

十二月下旬，北条军和甲信军都完成突袭路线，准备探察城兵的行动和抵抗能力。

城兵毫无出城之意。无论攻城军如何哄闹挑衅，城内依然平静。不过，一两名攻城军上前还无反应，但如果人数达五十、一百，一旦进入射程范围，城内便射出如雨点般的枪弹。一旦撤退后，枪弹又显著减少。北条军和甲信军的死伤，共数十人。

这一天，甲信军的先锋大将是甘利左卫门尉。他推测会遭洋枪攻击，便令士兵扎竹栅，竖起数层，躲在后面，慢慢前进。根据过去的种种作战经验，这是躲避枪弹的最好方法。因此，在决定进攻松山城的时候，他就准备了许多竹栅。至于数十人的死伤，是因为部分兵士对枪弹的威力认识不足，以及善水战的将领日向大和守是吉的部队没有使用竹栅。

日向是吉是和甘利左卫门尉齐名的将领。他原本希望当先锋大将，却被甘利左卫门尉所夺，自己则奉命由水路攻击。日向是吉因好大喜功，才成为敌人洋枪的饵食。日向是吉之子藤九郎，率先展开水攻，不幸中弹而亡。

枪声响起，攻击部队昂扬激动。倒下的战友，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战斗情绪。城上枪口的硝烟，激起了士兵们心中的怒火，让他们恨不得一举攻城，把火把扔入城内，打破城门，一拥而上，杀死射击的士兵。

甘利队的一些士兵，就在这种情绪下跃出竹栅，成为枪弹的目标。

甘利左卫门尉的部卒首领米仓丹后的长子米仓彦次郎晴继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米仓晴继率领二十多名家兵，欲迫近城门时，子弹穿过腹部。

当天夜里，晴继开始发烧。次日，腹部肿胀如鼓。

“腹部积满污血和浊气，一定要把它们排出来。这个药水不太好喝，但是可以排出毒血毒气。”

军医须野原典斋拿着药水，劝他喝下。

“喝下去就会好吗？”

“会的。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治愈的。”

米仓晴继皱着眉，把药水移向嘴边。突然，一阵马尿味扑来。

“这不是马尿吗？”

“是的。这是用马尿煮的。”

“说是什么药，明明是马尿。可恶，竟敢愚弄我。我宰了你！”

说完，米仓晴继便欲拔刀。众人急忙拉住，表示马尿也能治病，还是喝吧。

“若是被人讥笑我是靠马尿才保得一命，岂不有损我武门威名？我宁可一死。”说完，他就闭上了眼睛。

后来，父亲米仓丹后前来劝说，亦是无效。米仓丹后将此事告诉甘利左卫门尉，表示真不知应该如何帮助儿子才好。

甘利左卫门尉立刻来到米仓晴继身旁。

“米仓晴继，你真是愚蠢啊！论善战，你不是甲信第一；论愚蠢，你可是甲信第一。管他是马尿还是人尿，只要是能够治病，只要还能为主公效命，谁会拘泥于这种小节而白白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呢？虽然是马尿，但也是须野原典斋用心煎熬出来的药水。哪个笨蛋说不能喝？我来尝一尝。”

甘利左卫门尉拿起药壶，咕噜一口，再用手擦了擦嘴角，说道：“味道还不错嘛。”

米仓晴继坐起身子，拿起药壶，二话不说地一口饮尽。

约莫一刻后，他果然排气放屁，腹肿消去，高烧也退了。

米仓晴继和其他伤患，一起被送回古府中。途中遭敌兵伏击时，他奋勇持枪应战，勇不可当。

甘利左卫门尉亲自喝马尿、救助米仓晴继之事传入在志磨温泉休养的信玄耳中时，信玄对铁富三郎兵卫说道：“甘利左卫门尉强过他的父亲甘利虎泰。”

永禄六年的一月二十日，骏河方面派来信虎的使者阿茜。

和上次一样，阿茜先来到铁富三郎兵卫的住宅，再乘轿到别处，换轿之后才前往志磨温泉。

“父亲怎么了？”信玄从阿茜的眼神中就能看出她的心事。

“信虎老爷不在府中。”阿茜泪眼模糊地说道。

“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这种事……”

“他现在躲在远州挂川的满愿寺，打算这几
后，从和服衣襟内侧取出信虎密函，交给信玄。密函的字迹潦草，似乎是仓促写成。

“武田盟友如下。”

开头语之后，紧接着是几个人名：濑名骏河守、关口兵部少辅亲永、葛山备中守、朝比奈兵太夫、三浦与一等五人，这些都是今川氏真的重臣。

“他有没有口信？”

密函不能太大，否则不好隐藏。最好的方法是写下重点，其余以口信传递。

信虎得知儿子信玄在川中岛大会战中获胜，平定了信浓，正朝关东出兵，心中怎能按捺得住。他多么希望信玄能早日进入京都。战国时代的武将，谁没有雄心大志？现在只能盼望信玄为他实现这个梦想。因此，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骏河。今川氏真是一个昏君，不可能永远保有骏、远两国。

今川氏真的家臣们，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打算。信虎便趁机劝诱他们为武田做内应。

“时机一到，你愿不愿意投效武田？”

信虎并不直接地询问，而是先试探对方。

“氏真主公也真是的，若是继续通宵达旦地沉迷歌舞，邻国恐怕会有所行动。毕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啊。我只是随便说一说，如果隔壁的武田军队攻打过来，该怎么办哟。”

如果听者勃然大怒，他就笑一笑掩饰过去。如果对方表示：“果真如此，只好背水一战啦。不过，对方乃一强敌，恐怕只有等死的份儿。”他便再更进一步地问下去。当然，表面上有如闲话家常一般。

信虎斡旋于今川旧臣之间的事，传入今川氏真的侍臣庵原安房守的耳中。

庵原安房守买通关口兵部少辅亲永身边的宗哲，要他报告信虎和关口兵部少辅亲永下棋时的谈话内容。

宗哲躲在屋檐下，竖起了耳朵，窃听信虎和关口亲永的谈话。关口亲永的声音听不太清楚，信虎因为上了年纪，耳朵失聪，说话声音大，几乎每句话都能让宗哲听得到。

宗哲把话传给了庵原安房守。庵原立刻将此事告知氏真，建议出兵关口宅，逮捕信虎。这件事情被氏真身边的仆人清水右近听到，立即告诉关口亲永。由于氏真昏庸，家臣们早已反目相向，各自结党。

关口亲永立即召集八百士兵，武装起来。而后向其他重臣数说庵原的不是，再率五十名精锐武士，要求和氏真面谈。